

奶奶的桂花糖

■周卫国

一场秋雨一阵凉,窗外阵阵桂花香。

9月24日下班回家,车行在衡州大道上,由西向东往江东方向去。刚过长丰大道路口,扑鼻而来一阵淡淡的清香,沁人心脾。“桂花开了!”这一丝若隐若现熟悉的桂花香,能把我的心底抚慰得淡然。

当桂花飘香,弥漫在衡阳城市的空气中时,我心中的那个秋天,才算是真的来了。

对于秋天的认知,得有果。春花秋实,秋收冬藏,天高云淡,稻浪金黄,瓜果满枝。硕果的秋天,丰收的秋天,金黄的秋天,那才是秋天本来的样子。

但对我而言,关于秋天,心中更有一种执念:桂花开了,闻到桂香,才算真是到了秋天。这种秋天的执念记忆,属于奶奶给我带来的人生体验与时光烙印。

奶奶叫汪砚芝,是妈妈的妈妈,衡阳老铁路职工的家属。在别人看来,妈妈的妈妈该是叫外婆,不叫奶奶。我在郴州出生,一岁多就放在衡阳,由奶奶带着。但我从小没有叫过外婆,就叫奶奶。我们家里的孩子,都是叫奶奶,没有不适感觉。

奶奶一家住在衡阳江东苗圃广厦里100号,是老铁路的房子,老苏式的平房。平房是建国后建的,原来给苏联专家住,苏联专家撤走后,奶奶一家就住到那里了。那三间老房子,后来加盖一间,七八口人住得很紧,但紧巴巴也住了几十年。那是奶奶抚育五个孩子长大的地方,也是我们孙子辈长大的地方。

100号房子后面的空地,种着一大一小两棵桂花树。大的那棵是奶奶刚搬到这里时种下的。我是1970年出生的,记事时,大的桂花树已长到大海碗口粗。每天的淘米、洗菜的水,奶奶都要端出来倒在树根下。用奶奶的话:给桂树浇水施肥。

那棵桂花是探丹桂,长得很旺盛。秋天开花的时候,满树满枝都是细细密密的金色小花,藏在树叶后面,不张扬地开着,站远点、不注意还看不到花色。但桂花香却早早地随风传开,弥散开来,也传到屋里。奶奶就在屋里,踩着那台老式的飞人缝纫机,缝缝补补,手头总有干不完的活,那是她对家人的守护。

每到秋天,等桂花开到最盛稍过一点,就到了奶奶采花制作桂花糖的时候。奶奶会找出两床竹席,铺垫到桂花树下,指挥当时在家里的人,用平日晾晒衣服的杆子拍打桂花的树枝,让金黄色的桂花落下。一边摇一边打,桂花纷纷从枝头落下,如细密的花雨落到凉席上,渐渐铺上薄薄一层桂花落。如果杆子打得用力大了,摇得重了,奶奶还会唠叨说:“轻点轻点,莫把树枝花枝打坏了,明年就不会开花了。”

奶奶把打下的桂花收起来,放在一个竹簸箕里,不再让别人插手帮忙,一个人慢慢地细细地选,把夹杂在桂花花瓣里的树叶、枯枝、杂草等杂物捡出来,收拾干净,只留下一簸箕金色的小花。

奶奶把收拾干净的桂花,倒进一个小铁锅,倒上数斤靠她平日舍不得吃,积攒下

来的糖票买来的白糖,开始她的自制“汪氏桂花糖”。这炒制桂花糖是个精细活、经验活、功夫活,得小火慢炒,不急不慢,需自在随心。等到白糖与桂花均匀搅拌到一起,而白糖炒到要化却未化,花与糖胶着混合之时,桂花糖就做好起锅了。奶奶把炒好的桂花糖,分装到几个广口罐头瓶里,盖严实,分给当年知青下放、安家在怀化、益阳、郴州的女儿,一家一份,用做包包子、做元宵。记得元宵节的时候,妈妈会用奶奶送的桂花糖包桂花糖元宵。元宵里面香甜的桂花糖,就是记忆中奶奶的味道,香甜的味道,秋天的味道,更是家的味道,爱的味道。

大前年,益阳的姨妈在家里微信群晒出来一张图片:一个罐头瓶里装着小半瓶黑色的东西,让大家猜是什么?我一下就猜是:奶奶的桂花糖。还真说准了。奶奶在2003年就离开了我们,那瓶里的桂花糖,是奶奶生前做给姨妈的,留作念想,舍不得吃,在家里存放有近二十年了。今年国庆中秋节,我回郴州,妈妈也从柜子里找出半瓶发黑了的桂花糖,也是当年奶奶做给女儿们的。我尝试了一下,虽没有了味道,但我们对奶奶的记忆与怀念都是满满的。

虽然流逝的时光,让原本略带金黄的桂花糖变黑,改变了颜色与模样,但穿越时光的桂花糖,唤醒对奶奶的回忆,从未改变。

雁城的九月,又到丹桂飘香时。满城渐浓的花香,让我想起了奶奶,忆起了桂花糖。

桂花开时,我又想您了,奶奶!

是为记。于2020年9月26日。

遇见一只水鸟

■唐振湘

冬日午后,漫步湘江河,见碧波如练。忽然惊现一群水鸟追逐、沉浮于江面,让我心儿一颤。此鸟体羽灰褐色,翼圆而短,体形似小鸭。我刚好认识这种鸟,它叫鸕鶿。初识它是在青少年宫,再识它在天堂湖。这些美丽的生灵能栖息于都市,曾让我兴奋了很久,久久驻足并备感珍惜。它虽不算国色天姿,但它给无趣的都市丛林带来了生机,也说明了生态环境的局部改善,让人满心欢喜。

我情不自禁举起手机悄悄走近,想拍下这动人的画面,想真真切切看清它的每一个部位、每一片羽毛。可不待我走近,它们就一个猛子扎进水里,不见踪迹。几次匍匐靠近又失败,我有点失望了,我大声对它们喊道:喂,怕什么,我又不是坏人,不会吃了你!

此时,会不会有一只机灵的红颈水鸟对我不屑一顾:哼,骗子,才不上你的当!妈妈说,人类是世上凶残的族类,是我们最大的天敌。

天哪!我可不是这样的人类,天日可鉴!

波光粼粼的水面带给了我更多的遐思——只见这只会说话的水鸟对我说:“爸爸告诉我,你们占尽世间所有宜居空间,还捕杀我族类,或举枪、或张网、或设夹、或投毒,我族流离失所、鸟不聊生。”在这场关乎人类尊严的事情上,我也是急于争辩:“以前也许是,可现在人类提倡生态文明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方式,我们可以做朋友啊。”哪知这鸟儿竟是如此懂人类,它说:“远古时代,当人类还不成其为人类的时候,我们都是平等的,我们也有过蜜月期,不信看看《山海经》,书中记载很多人鸟互信、生命互通的故事。如《精卫填海》,甚至还有些人类把鸟儿当作图腾来崇拜,可是昔日光景何以重现!”一席话说得我连连道歉:“对不住了,对不住了。鸟儿们要有信心呀,人类已在反思过往,特别新冠肺炎灾难后让人类深刻自省,环境污染、生态失衡、生物大量灭绝,人类何以独存!”水鸟认为,仅有反思是远远不够的。“那是,那是。”我一再提振鸟族对人类的信心:“我想你已经看到了人类的诚意,就拿中国来说,今年初在全国实行了最严厉的野生动物保护措施,即将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,一切捕杀、运输、贩卖、食用野生动物皆为违法。相信我们以后可以做友好邻居了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时代已经来临。”鸟儿迟疑地徘徊,最后留下一句“珍爱鸟命,远离人类”,就不再与我废话。我疾走了几步,想跟它们多几句:“我们拥有共同一片蓝天,没有人类的人间不成其人间,没有鸟族的人间亦非美好人间。人类真心欢迎你们定居此城,共享一城繁华……”

我还没说完,鸕鶿已渐渐游远,成为一个个灰色的小黑点……

也许是我的声音太微弱,也许是人类曾经对它们的伤害太深,也许它们的生存依然存在风险,可它们生存的风险何尝不是人类自身的风险?

人与自然的裂缝太深,修复之路道阻且长。但有鸕鶿回归,已见良好的开端。

善待众生,即是善待人类自己。走在湘江河边,我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真的与水鸟有过一场这样的对话呢?

临江仙·相思(外一首)

■罗 雄

渺渺塞雁独自远,一抹红霞苍茫。
西风落叶飘梦乡,诗意无限,寂寞冷如霜。
年年相思痴似酒,夜阑无眠悲凉。
东篱旧菊入西厢,长亭柳岸,繁华留沧桑。

采桑子

明月应笑谁似我?愁苦至今,
寂寞孤心,独自凄凉独自行。
诗词尽诉情怀事,醉酒闲吟。
花残梦新,云休雨散何处寻?



周游 / 书（扇面）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。

冬夜“暖床”

■周 芳

立冬一过,小雪、大雪就前后脚赶来,一想到个“冷”字,我不禁打了个寒战——这种冷是来自心理上的,刻骨铭心般的记忆。

我所居的小城地处江淮腹地,四季分明,春秋宜人,但冬天冻死人,夏天热死人。对于上学的孩子们,冬夜学习是个很考验人的事。我们小时候别说空调,连个电热暖壶都没有,塑料热水袋还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稀罕货。每晚作业写完,我已经是周身冰凉,再钻入同样冻冰冰的被子里,蜷作一团,有时一觉睡醒了,脚还没捂热。所以喜欢熬夜的我,最怕过的就是冬天。

古人对四季光景里的感受,都是相当原始的。比如读书人对天气敏感,最直接的影响就像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所提到的:读经宜冬,其神专也……每看到此句,我都会心一笑——他们不得不专啊,冬天通常都冷得人无处可去。

母亲知道我怕冷,但凡天晴,她总会将我们床上的被褥等全部拿到太阳底下翻晒。拍拍打打中,垫絮、盖被都变得蓬松而轻巧,趁着太阳没有落山,母亲再早早地收回。晒过的被褥似乎蓄满太阳的香味与余温,那样的夜晚,睡觉便有了一种小期待,钻进被子里的我总是幸福感满满。

有时,连着阴天,母亲则会早早地到我床上捂着,织毛衣或做缝补类的手工活,直到我上床,她才会离开——她在用身子给我暖被窝。如此多年。现在想想,那时候我其实并无法理解母爱的内涵,觉得全天下的母亲理应如此,总是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这一切。

后来,我们家附近建了个小门诊,母亲便去跟人家护士要来几个空的盐水玻璃瓶。冬夜里,在我上床前,母亲便将瓶子装满热水,塞到被窝里。但这却是有些危险的

事情,由于温差太大,常常热水倒下去,瓶子会炸裂,甚至掉了瓶底。飞溅的热水曾经烫伤母亲的脚背,母亲烫得直跺脚,脱下袜子,皮肤已红了一片。还有一回,滚烫的瓶子竟然将我的脚踝处烫出一个明亮亮的大水泡,好一阵子才痊愈。母亲又想到办法,她用家里的旧衣服,手工缝制了一只只布套子,将盐水瓶套上布套,隔热又保温。母亲这种独创方法,后来在左邻右舍间很是被推崇。

小小的盐水瓶给我带来了温暖,冬夜里冷雨敲窗,寒风凛冽,但我的学习没有受丝毫影响。我每天早早写完作业便钻进被窝,坐在床上预习课文、背诵英语,还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。

现在,居家办公都有空调,室内的温度早已分不清春夏秋冬。依旧喜爱夜读的我,冬读最佳之地仍是床上。因为我早已习惯了记忆中母亲所赋予的“暖床”的感觉,它和书中的文字一道,给我心灵带来持久的热度。